

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九

藝文二十六

記

明史朝富廣益堂記

永為湘楚末疆介于山阻水涯舟車罕至縉紳先生過而

往者旬無一二焉吏于是土者率就固陋解舍不完賓至無館甚則塞竇固閣以自簡崇訟謀之禮不行忠讜匡救之言無自至前無怪乎其治之卑而俗之日陋也夫永雖褊僻其士大夫敦古而好修其庠之子弟蒸蒸而不詭于道豈無德業之尊可為師者乎豈無直諫多聞可為友者乎又豈無昌言正論可資于治理者乎顧求之者之未至耳丙寅冬余承乏茲郡始至簿牒叢積山鐘徃崗之警日至吏民囂然未知所措竊以予之寡陋而適茲多務務又當山阻水涯縉紳先生罕至之地其何以取益而免于戾蓋古之學者知不足則能自反知困則能自強均之于學一也顧予知不足矣猶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一

未能自反也知困矣猶未能自強也則亦號于人以求助詔于有位以交傲而已夫恥莫耻于不聞過蔽莫蔽于喜譽長莫長于博謀殆莫殆于惡毀古之君子寧受貞士之非而不從枉士之是故周公之求士也執贄而往見之而獻子之有友不有其家者也寧安愚民之謗而不可以得奸民之譽故華元之董役也不賡役夫之歌而子產之從政不恤輿人之誦彼宣其傳謗形之箴議秉心而考慎詢謀而參省無非程政治得失以求益也直諫之衰詭隨之盛則雖有同方之士同術之交莫不難于攻惡發慝而讜然以相正者蓋甚少矣而况于擁一郡之封疆方數百里之廣其慶賞刑威得而施之喜怒好惡將窺而隨焉彼又非有師友之分諫諍之任也肯復摘其所違以博人之不懌哉吾每患焉故聞人之所譽未嘗樂之而惛然必自愧也聞人之所攻未嘗惡之而慊然必自省也燕居而深念終夜而興思慄慄乎其如淪皇皇乎其如不及也而况簿書之繁獄訟之典教化之衰頹戍盜之肆竊乖錯違迕日以相踵有不勝其所少所愧者吾將安所取益哉則有號于人以求助

有值以交微而已于是謀于同僚春塘鄧君
橋周若蘭石錢君七泉楊石相與鳩工庀材爲
于郡治之南儀門之左庶君子易履而民言易
也百爾君子登斯堂也自不憚于攻惡發慮而
然以相正者吾之師也其爲益廣矣有因事寓
借物與規援古之誼證今之失使吾恍然發思若
有所獲者吾之友也其爲益次之若夫翼說而道
愈毀比周而與益孤其爲損也大矣老子之所謂
賊也嗟夫謙滿之分天道之所虧益地道之所變
流也據其位之尊食其上之奉矣不能受盡言以
興宜民之政而顧務簡亢以自崇進佞諛以要過
情之譽君子之所恥而造物者之所惡也登斯堂
者其尙觀焉以李純朴大觀書院記
廣余之益也哉
于西北隅蓋藩司行署也署久廢弛入于居民余
稽志召高年詢之得其故址橫八丈有五尺直倍
之後積水成池乃取修城之餘土築之修學餘材
構之月餘落成堂三楹門三楹後室三楹東西齋
各三楹堂之前如之厨舍咸備余登而樂之召諸
生講習其中或請其名余曰是地也吾嘗過之蕪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二

穢不治茅居叢沓藐乎其不足觀也乃今地基安
固堂宇軒明齋室奧邃四壁亭亭游之者豁目快
心焉而且官河若泮百雉若櫛市廛弗雜爽塏足
稱回視曩之窪下大有逕庭矣不但已也又嘗登
高而望之則見夫浩浩者大江西來也環遶周遭
汪洋滂沛波濤萬頃朝宗而去巖巖者華容東山
也層峯壘壁百里走集來青獻秀遙拱天外奚止
此一勺之水尋丈之城乎是殆古容之勝槩也已
名曰大觀不亦宜乎客曰子之言殆爲斯地設而
非所以盡大觀之義也夫達人大觀一息萬古洞
然八荒物無與伍盡天下之水不足以窮其觀奚
止於長江盡天下之山不足以竟其目奚止於東
山于是之見其能免于蒙莊氏之譏乎余曰是則
然矣然余之創是院也爲諸士計也則願以斯義
與諸士言之夫置之真室之中雖日衣以文繡養
以玉食弗樂也何者以目之無所見也時而窺隙
牖觀景物則忻然樂之而忘其他矣况發牖開戶
從冥冥見昭昭乎又况出室坐堂見天地之大日
月之光乎又况登泰山望日觀瞻四極視天都若
蓋江河若帶而萬物靡不在其中乎諸士子居斯

游斯必也脫凡近而游高明繇下學以期上達
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近稽濂溪上邇洙泗
潛心聖學竊寐性真廣于江漢崇于山岳養之為
大德發之為王道曠然而無不通昭然而無不明
則其所觀豈不大哉不然蔽於訓詁鄙於章句塞
於功利是終乎卑陋而不足以語君子之觀矣其
視斯地之初何以異哉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是大觀之說也諸士
能勉之以無道曠然而斯院也不與嶽麓道林同
一偉觀也哉客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大觀書院
記

郭正域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武昌枕江而城江漢諸水出岷嶓建

碓而下沿塗口折為龍床磯湍悍迴環不數十里
與漢水合新洲翼而迎之黃鵠大別對峙受三瀆
之衝江自東南來沙羨當之漢自西來鵠山以下
當之陳公淦而下勢稍東洲愈逼愈怒直瀉西江
其內為趙鼉磯鑄沒水中東南諸湖水出而灌江
江轉于城下城中飄二渠以洩積潦江得漢水而
益寬黃鵠磯巖石斗絕水週環洞激岸土疏惡沉
沙濺沫性不堅剛江衰個于吾邑凡疏折而不欲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遽去蓋洲與漢泊湊之沿江而岸殆難以畚鍤之
力與陽侯爭于汪洋之際也宋政和間州守陳邕
光為長堤都統別廓東為湖心堤紹興間役大軍
築萬金堤建壓江亭今堤平在城內居民棲止其
上為閭閻矣所謂萬金堤者半堤半沒太守張公
下車問民所疾苦父老以江岸對太守請于汾陽
直指史公發贖錢五千金太守巡行其上比幾寒
暑與諸父老約曰岸址不高則易沒岸基不廣則
易頽有岸者新之無岸者興之其可乎因遣官視
之自下壇至閱兵樓故無岸閱兵樓至接官署岸
半圯中開口抵觀音閣水嚙城址往來通衢岸大
圯至青龍巷半圯夏口驛而上迤邐而南又南抵
王惠橋故無岸計費五千有奇于是御史史公報
曰太守精覈不羣早為之嗣是巡撫張公直指金
壇史公藩司楊公臬司董公俱報可公謂諸
瀕水而與水習者便于因仍難與更始彼水去則
蜂蟻聚水來則身獸散耳數武之地莫肯棄也數
椽之尾莫肯撤也吾向所施土功垂永久吾今舍
其所暫不便而與以久安因檄示舊堤起南浦盡
郡城北址囚石於繁昌因檄于舟師因民所苦

沉于劫堂而爭峙于水滸者增卑培薄踰年而復漲為輟役者再三歲始克有成緒凡費金錢五千有奇居民始相與聚族而歌且舞曰今而後度不墊于浩汗為風波之民也語曰利不再不改法故黎民所懼天下晏如也以瀕水之民師水之智以五千金之費奠百萬戶之居以三時之勤貽千萬世之利豈僅僅歲月胼胝計哉余因悉所以利害以準濫墜下捷之績如漢河內誦史公者以副輿論故詳志其事公名以謙

御史翼城史公江岸

生祠記

御史翼城史公按楚飭百度惠四民除強

盡圮保安望山平湖漢陽武勝四門俱塞士武勝門艤舟其下金沙洲幾十萬戶水沒屋門以外舟行于市城內半為波濤史公曰滔滔者如吾民何水至以城為堤水去緣城築堤害在水功在堤吾所屬贖鍰無所用之今歲築明年壞何利之有一勞永逸是在二千石武昌守留心民瘼民溺已溺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其相與底績以所屬能吏與居民相之沿江諸門何始何止有岸者何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四

無岸者何所高幾丈闊幾尺用木石幾何金錢幾何何以無壞宜用何人其物歛諸田畝勿勞小民毋用匪人無滋糜費徃予以火災踰洲渡橋輿梁病涉其悉以對于是太守張公奏記曰江自下壇抵望山門有岸者培而廣之無岸者起而築之計費四千九百有奇取之府庫中子粒銀僅四百八十有奇夫欲修沙洲先殺水勢宜于白沙洲濬渠一道新淤高阜濬之使卑使斬水西然後議岸夫用石則無算用木用竹則有稽嘉魚有洲課銀江夏有學租銀應城安陸有子粒銀興國大冶有儒宮齋夫銀共約九百金有奇敢以請史公曰以上金錢俱以供諸堤仍捐予贖鍰五千金太守發之躬督之務為千百世計于是太守張公躬行江上無晝夜寒暑率諸吏士勿怠勿廢躬諸畚鍤勿疎勿疲課諸工役勿苦勿亟于是自王惠橋至閣兵樓長一千一百三十五丈高廣四丈有奇自王惠橋至紅廟無岸凡幾千幾百丈高廣如之凡用青紅石十萬有奇松椿一萬二千一百有奇松片二千一百有奇俱錮鐵鈴之鐵凡千百斤有奇又鑄鐵牛四鎮之夫守內四瀆吾楚有其二而合流于

武昌別蕩之勢爭雄于芳洲兩岸相翼而吾郡受不可磯之怒誰能建非常之功公之上世史起一鄴令耳一引濟水民歌之曰終古馮鹵生稻梁孫叔敖以勺陂興楚吾里中故事唐河南尹李適之以禁錢築上陽積翠月陂三大芳水不為患至于天子刊石著功使永王書碑皇太子書額史公之功在萬世立郡民之俎豆與社稷並也史公學遷號武麟山西翼城人張公名以謙字本厚別號益吾河南洛陽人于是太守張公從百姓之請為祠宇三間於夏口驛右而使正域記之因系之歌曰江之永兮湯湯漢之廣兮洋洋枕此江兮城隍障此江兮堤防公何來兮汾陽被繡衣兮神羊整我民兮棟梁長我邦兮稻梁孰左之兮
武昌與朝夕兮皇皇千萬世兮蒸嘗

李若愚祠

堂義田記

記曰禮不忘其本仁也人之有祖如樹人不得設廟何也大夫則設四廟矣命士設二廟矣其後庶人亦得設影堂然則祠堂之制殆上下通用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使鄉黨有世家也朝廷有世臣也雖借無廢也設義田何也有祠則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五十九

五

有祭有祭則有費有費則有田祠之與田相表裏者也禮曰維士無田則士以上有田可知也矣今大田楚茨之歌相望于版策孟子固云鄉以下圭田五十畝不寧惟是考唐制立宗子禁衆子姓不得分祖業乃數傳而後衆子姓貪其田不徙也教之易從也約束之不吾叛也雖經兵火亂離鐘簋無恙也故曰田與祠相表裏也嗟夫與我守此宗祠者非我二三兄弟弟則我子姓也屬疏遠而情隔乾餼愆而釁起教化弗先而禮廢傳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余老矣世不能用也嘗念李氏聚國族于斯十七世矣而余始起為公卿位大夫而委祭器于草莽非禮也且余為宗子而使十七葉之子孫不能供億而使糊其口於四方而使先人在天之靈其無恫焉怨焉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後之人其謂之何歲甲辰選稽山祖之左得嘗許地若而區創建祠堂因以朱孺人喪祔余太孺人右焉李氏固嘗有祠堂矣燬於嘉靖丁未至今未復也稱創建者志地也然粟雖頒用未置也越七年而後乃今得不腆之田若而區與汝族人剖分而食之命若愚經紀其事命從子若冲董出人佐焉併為

之盟約曰吾子孫有不遵吾約為汝等蠹賊者
有明刑幽有鬼責勿祚而家汝宗人共聞斯言
宗人有為僭為忒以奸祖訓以玷我戶者亦如
約共拜胙於祠堂前計田若干畝歲入穀若干
銀若干除春秋二祭費若干每歲助時役穀若干
條荒穀若干外餘俱約于春秋二祭之明日班給
宗人有常數若干年七十以上者外加穀一石八
十以上加二石婦而守節者加一石孤子無依者
加一石貧而力學者加有差其卑幼犯尊長者減
常數之半好訟喜鬪者如之稗材之好游惰士農
工商無一焉亦如之明年能改則復之再犯則全
革其有姦盜醜行非我族類者則終身不復矣仍
告之祠堂禁不得冒宗盟以名其子孫能改則蔡
仲也不妨復叔噫嘻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余
之為斯言其甚也蓋慎也命若愚書以錄諸祠庶
幾後之人有懼也夫則是祠也百世不遷可也

李維禎南陔館

記

漢川張茂才永卿累世擁重貴

門距躍不交外水卿既用嫺文辭之名又好結
客戶外履常滿與合南隙地為館以奉太學君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六

落成永卿問名于友人潘景升景升名之曰南陔

而屬維禎為之記蓋南陔之亡久矣獨詩序有之
孝子相成以養也夫養非一端而已公西華之養
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是不同也舜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仲由啜菽
飲水是不同也飢風怨則不可磯小弁不怨則愈
疏是不同也食饗不為驟然而樹木以時伐焉禽
獸以時殺焉是不同也不登高不臨深舟不遊道
不徑在醜不爭然而戰陳無勇非孝也是不同也
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然而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三諫不聽號泣
而隨之是不同也夔夔齋栗不敢噦噫噓咳欠伸
跛倚瞻視不敢唾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不同
也幹父之蠱有子無咎然則稱親過則稱已
是不同也永卿奚擇焉昔者有易止於魯郊魯君
悅之為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身憂悲踣視
不敢飲食此何故以已養養之易也若夫以身養養
身者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委蛇已耳永卿
先人雅意乎長生冲舉之術清淨無為之業而
卿為是館以養之是以已養養親非以親養親也

趣舍將無戾乎且夫父子之親無所解于其心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豈待戒耶戒而後養非
其至也楚有直躬者父竊羊而證之上上直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證
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聞之不
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永卿之以養
親各館也謂何永卿憮然曰不肖豈敢以養親取
各蓋吾友督誨我也先生之言與家大人之道廣
博而精微小子所不能窺然竊聞之禹益之於舜
曰儆戒無虞衛武公耄矣作抑戒之詩自古聖哲
焉能廢戒請以先生之言記吾館朝夕誦之如臨
師保庶幾無失養于家大人無負吾友命名之義
是詩教也余曰善哉永卿之
言詩也加東廣微氏一等也

松石園記

吾邑自魯
文恪公後

鮮遙羽鴻鷺者嘉靖末二三君子繼起接跡其以
清正著聲則周明卿陳正甫為最兩公比隣家居
多清曠之致正甫予告歸園始成有書院曰親賢
有齋曰永言有窩曰燕息有草堂曰怡雲有亭曰
綏予曰淨植有庵曰常樂有軒曰既右有坊曰寶
樹曰長林豐草有橋曰雲有門曰淨土曰省獲而

湖廣通志

卷之第六十九

七

七

槩之以松石或取適于花草禽魚或取勝於泉石
湖山或取景於煙雨風月或取事於耕釣樵牧或
以睦宗族或以訓子孫或以集友朋或以叩禪宗
與諸為園者同而其深指殊不在是蓋其尊人葬
其王父母於園西南隅而伯兄敬甫與諸弟旁求
善地奉太公夫人以藏距王父母墓百餘步所謂
既右綏予永言者三致意焉維二人沒世不忍忘
其親天實鑒之而後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地下猶
地上也維二人秉德累善天實胙之以妥靈於茲
而後兄弟承藉餘麻以斬艾蓬翟為園處之也氣
候清淑湖山明秀動植飛潛可為耳目之娛二人
若或眺聽冥娛也垂綸於澤擷蔬於園登穀於田
一切日用之娛二人若或率作興事也家之子姓
纓綏相屬呬唔相和禮義相先二人若或耳提面
命也洽比其隣婚姻孔諧親疎遠近恩禮有差等
二人若或往來酬酢也沙門比丘精進受持六時
不輟二人若或有法雨香風繞蓮池淨域也雨露
既濡則心怵惕霜露既降則心悽愴一舉足一出
言如見二人之容聲伐一樹殺一獸如見二人之
所愛豈必入宗廟設裳衣薦籩豆駿奔走以其恍

忽與神明交哉是園也伯也勤垣壩仲也塗暨茨
伯也勤樸斲仲也塗丹艘敬甫不自有而與其弟
正甫不自有而從其兄與宗人卑人無少長貴賤
藏修息遊型仁講讓書云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
政擴而克之以領天下國家爲世名臣不亦宜乎
正甫有園記畧言邑人陸鴻漸以品茶名去之茗
嘗以隱而茶非邑所產惟井泉猶存先生官若嘗
攜種布園中屬善造者造之補鴻漸所未有爲八
百年邑中盛事要之物以人重余推原園所由
創其大指與衆人殊有裨人倫風教如是爾

雷

思需太和記

夔陵八日而至穀城去太和山尚三

無也又一日而走山谷中水瀰瀰皆太和麓也望
闕臺復仰見之若數瓣青芙蓉絕頂若蕨蕤蓋初
日照之其光熊熊輕雲覆焉又一日至清微館從
此入治道相與舍騎而步道旁之觀目不及眇趾
不及舉太子巖以上予與玉檢疲極矣狀如几者
平臺孟孺伯從鼓餘勇紫霄始得輿日下春矣舍
於南巖夜半寒雨飛泉落枕上不知其爲風聲也
樓居出樹杪風斯在下耳蚤起從房陵官道上太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八

和宮九轉而至絕頂其高穎出其大不過數十尺
入金觀伏謁元君予拜手曰丕顯大神降於楚採
金四出楚最煩苦請以黃金臺化櫟陽之雨作荆
州貢何如俄而白雲起封中徃來衣袂間如大海
水四望皆白氣如萬竈烟蒸之浮浮漏大地出疏
曠色奇矣俄而日光下射冉冉上升如輕縠羃諸
峯畧可名狀如波如列戟如旗旂如食前豆下視
清微諸宮殿如海旁蜃氣乍遠乍近象生其中上
視白雲如百匹布着天其疾如駛其相織如天孫
杼益奇久之乃辭去而太和人飲我於營樓之上
予一憑欄日精欲殫足心欲酸下三天門卽三磴
道也太和人復飲我于天門之上酒數行稱佛號
者在山滿山在谷滿谷乃歌歌聲遏雲觀者舌吐
下文昌宮讀中丞碑未畢取道虎耳巖佛子髮經
紙盲矣與語曠甚車驅之而南巖人飲我於來蒸
之亭亭臨幽壑而賓太上相與談山中三事此山
自尹喜陰長生戴將軍謝羅合外不聞有元武元
武北方水宿也有此列宿卽有此山川豈神農氏
以前天上無元武神耶若淨樂王是空劫事此山
當是灰餘又孰從而知之宋人好天書以奉元武

而文皇帝起北平襲斗極陰行姚少師之言神
設教超五嶽而登封之世廟復起南甸見在邦城
之中矣遂傳會爾爾此山雲多在腰際腰以上皆
頂也下故不見頂腰以下皆澗也上故不見澗其
觸膚而合若在下崇朝而雨若在上且而西行若
在下夕而東返若在上亦時有之又此山遠望之
絕頂劣于諸峯近望之諸峯劣于絕頂蓋諸峯參
差前擁絕頂獨後目力所及近者反高足力所到
前者自下無足怪再舍于南巖過紫霄而紫霄人
飲我于禹跡池之上歐陽孟弢爲予言紫霄且以
絕壁帶以天池德刑牝牡合形家言爲天太子爲
帝玉宸即太和孤高南巖奇絕清微曲僻玉虛平
衍皆離宮之屬也過玉虛玉虛人飲我于望仙之
樓祠官以歌兒佐酒予大叫呼一仙浮一大白徑
醉矣玉虛一宿而過遇張真人真人七十年前曾
一過予家聞之類古而衣垢故廬尚在何日重來
也是遊也張五儒羅玉檢兄弟楊伯從及予而五
于山十不得一于亭榭七不得一于宮觀五不得
一于畸人百不得一而杖頭錢且盡快快各騎馬
去去無日不雨來亦無日不雨獨山中四日不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九

記云太和山區域周迴五百里中央有峯名曰參
嶺類博山香鑪高一十里望之秀絕垂於雲表清
朗之日然後見山乃知俗言廣八百里高八十里
非也他如石門石室銅杖石床之類今亦不知何
處昔以學道者心有隆替百獸逐之今學道何人
昔之採藥不返者往往仙去今靈藥何在然其爲
巨麗觀也方以內名山無兩語若峻則穆天子之
所不得遊而秦皇漢武之所不能治而夏后氏之所不
語火齊則軒轅氏之所不能治而夏后氏之所不
能鼓鞞者也語規制則五峙三觀之所爲積蘇而
祈年集靈之所爲十舍避者也語林莽則領于中
涓而嚴于禁籟五松三花莫爲之秀而大椿豫章
莫爲之年者也昔僧見洛陽宮殿以爲彷彿切
利天宮第自然之與人力殊耳予於此亦云

袁

宏道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自
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

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
將盡撤其堂皇間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
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于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
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

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于洪流途之人知不可
三日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
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
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
定畫居者危危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室仰豈無智
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大夫言未竟
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蓋公堤垂右臂下楊令
增其支為前障往年江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
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
以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
不可以需則為邑出錢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
貲各有差閏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于市皆
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予與曰以佚道
使民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為出貲以貸命也一時
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削截
之以堤則氣留留則能為諸祥且于邑為左左屬
龍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役也興盈
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袁中道

石首城內山園記

繡林之顛枕江其址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皆有山可眺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十

望長石宅後即為山陟其巔則兩山峯巒列髻而出江流晶晶其下有石楠一株最古取以名其館草萊叢生甚朴野然實為覽矚勝處其右數十家外得王太學養盛園中有亭望南山草木了了其後最近繡林之顛遊人鬚眉可見而水石相搏之聲淙淙入耳其中石骨披露處鐵壁繡苔饒古意其右數十家外為王中秘季清園門徑有方塘貯水可十畝老桂數十株半山有亭壽藤一大壁作殷紅色不以碧綠盤石一具可奕有石洞可容數十人今封閉未敢開由洞外登山松下怪石鱗鱗望龍蓋最近江流益濶帆影可攬夫城市櫛比之地得數畝種花竹足矣安望有山即有山亦未必與水相湊而今者大江復浩然繞山而出不杖履而其登眺飲食起居與山水相偶此亦有異福予家公安為水所齒不適有居而先世材落又與此相近中郎方卜居沙頭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烟雲也

遊青溪記

去玉泉五里許為一音寺界一音寺

寺巖也翔舞飛騰已異玉泉中有兩峰特起若象于迴顧下有聚落背山臨流正玉泉青溪中路訊

一音寺趾云正在巖顛今巖夾河四五里許始入
青溪諸山之界裂霧奔雲姿態橫生昔游桃花源
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為稀有今
見此山不啻故人生平有山水癖費魂常在吳越
間豈知眉睫前有青蓮世界乎夫論峯勢玉泉最
為尊特若其層疊多態起伏迴環吾不能不愛青
溪諸山少年見妖姬高士見山色雖濃淡不同其
怡志銷魂一也已近寺忽見山溪滂湃噴舞是謂
青溪青溪之跳珠濺雪亦無以異於諸泉獨其水
色最奇蓋世間之色其為正也間也吾知之獨於
碧不甚了然今見此水乃悟世間真有碧色如秋
天如晚嵐比之含煙新柳則較濃比之晚籜初篁
則較淡温如玉滑如紉至寒至腴可拊可飧至其
沉鬱深厚之處觸伏蛟盤脊不可測入寺後折而
右步至龍女廟即青溪發源處昔僧法琳於此作
論龍女來聽因祠之祠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相
傳泉發源周江故與江水共消長然石中出泉至
冬猶滂湃乃諸泉所無泉之上有峯一壁若燭淚
下江駮蝕巉嶮可畏其色朱碧相宣霞雪雜出皆
千萬年雨溜所成爲洞二大士洞徑路斗絕惟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

十一

雲洞在道旁若夏屋可居即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洞邊石磊磊色碧而中空酷似太湖之佳者與度門覓一卓菴處後倚危石前臨九子晚飲龍女廟前按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源也以源出青山故曰青溪今人殊不知濫泉青山各盛弘之云洞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出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俊栖託雲客宅心多結道士精廬即此地也則青溪之勝其來久矣秣陵亦有青溪發源鍾山水光山色遠不及此而此處名不甚顯題咏亦少豈非以其僻哉候景叛時陸法和正住青溪與南郡朱元英論兵事蓋青溪固居士往來處亦宜祠

玉泉拾遺

記 居玉泉月餘蘭若粗修復規寺中所宜有者殿後有大士閣已廢復之可以望遠蓋寺以名勝甲天下而無一登眺看山之所於事理甚不可殿前有泉從山後來滙於池宜甃之種蓮而於護世殿左更爲一室一池郵此水入焉使日夜淙淙汨汨稍盈則出而注於玉泉是一快也門外有田

修奉侯擘畫萬一乃吾黨學士大夫素自所期信者豈在單父諸人後耶誠反而思之求所以助侯者何在則庶幾哉交資之義乎

鄭重威李公建城

記 湖制置使孟珙徙治魯洲口即古中夏口也故無城正德乙亥邑丞杜漸以巡撫都御史秦公之命始築土為城歲久就圯且曠不可守識者憂之隆慶壬申前邑令李君克敬執巨寇數十人磔之于庭訛言醜類欲圖報復居民咸恐謂不可無保障乃以狀聞撫治都御史凌公巡撫都御史趙公巡按監察御史舒公合疏以請制曰可移檄大叅楊公兵憲徐公督荆二守秦君寵量工度費議甫定邑令李君純朴以忠鯁左遷至僉曰事其濟乎城重舉也非誠與才合者其誰能為之抑數或亦有所待與君亦毅然自任曰是誠在我乃面形勝揣卑高酌遠近程公力增窰竈規畫未幾以入覲北征征明年三月事竣旋任乃理前緒智覃慮殫舉無遺算奮然為之不惑于浮議諷日興事鳩工庀材驅市廛間民使負畚揭而不妨農工贖于紀者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十三

以陶甃用示懲戒勸諭富室使分作於野而給之直法嚴令一朝省而夕課焉即暑雨弗避勞者勞之有不共命者罰無貸人益感奮衆力競勸咸樂趨事惟恐後不數月訖工周遭以丈計者千八百有奇高九尺廣丈有奇為門五日朝宗曰望京曰朝陽曰阜民曰保和門之上有屋蔽之為問皆三雉堞嶄峩樓櫓整嚴宵柝無警諸懷不逞者不敢過而窺焉于是邑父老相率造予曰吾邑城成矣今而後吾民庶其帖席矣乎先是聖此舉者不知幾世幾年幾人矣空言無補徒為闕典明侯蒞任以來未數月也談笑而就之屹然一方雄鎮借使有警民可恃以無恐矣功不可忘請紀之以風來者予曰李君才優誠立政教兼舉剴繁理劇風采凜然法若嚴而實寬財不費而事集佚道使民而人不以為厲也材石具而人莫知所從出衆役並興而田野之耕夫晏如也是以力少而功倍民忘其勞而樂其成豈非百世不朽之偉績乎昔吾夫子作春秋城邢城楚丘皆特筆書之召伯城謝而黍苗之咏興仲山甫城齊而蒸民之詩作良以有國之大防生民之安危係焉非徒為觀視已也然

則茲城之設豈曰小補之哉紀之貞石固宜并
也二守朱君諭節推劉君坤皆常先後署篆與
其事而邑丞侯之屏王簿謝選典史姚岩顯均
勞焉例得並書其他督工效義者列其名于碑陰
是為
修築黃師堤記
前巡撫陸中丞石涇築黃師
陸公堤今碣在黃賓門外扁其祠曰思公識不忘
也乃上御曆之三十有五年江水橫溢堤復決廬
舍田疇蕩而為溟渤死者不可數計非常之青前
此所未有人情洶洶守臣恐維時陳公津南以宗
伯即出典南郡省方觀風心甚惻焉喟然曰監利
之民其病乎國依於民民依於堤無堤則無民矣
國將奚賴乃條陳災異請於監司於叅藩於柱史
於大中丞區畫周密言詞愷切僉報如議於是定
章程嚴期日會計錢穀贏餘之數量工力多少親
為調度以別駕李君壁山為才且賢其歷任也久
又甚得吏民心屬董其事進監利王侯兩川而授
方畧曰民情狙於自安每難於慮始而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乃者辰角朝是土工其始失今不治堤
為墟矣水將復及其為害滋多兩川奉以周旋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十四

戒夕勞糾眾治之且諏日舉事申諭太守阜民至
意於是郡僚承式萬夫展力荷畚執鍤者如魚鱗
然始丙辰十有二月越明年春王正月堤成比舊
制增高一尺廣欄之士民不忍忘請於縣令就舊
祠為主與陸公並祠刻石紀績徵記於予乃言曰
先生體國經野以防止水秋官雍氏掌溝瀆滄池
之禁皆周官之法也我國家純用周制縣設水利
丞一員凡以為民而已是故環監利皆水也堤為
急務吏茲土者將水災是禦而顧玩乘之民其謂
我何津南以宏遠之學負博雅之望數惠愛之政
首以治水為已任其再造之恩與陸公並昔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開通溝瀆杜詩繼之修治陂池人
為之語曰召父杜母夫召杜通水道為民興利除
害與今日事大率相通將更其說曰前有陸父後
有陳母不亦可乎遂為之記系以頌曰江出岷山
溢觴不竭控引巴渝括會大別維歲執徐罔象播
孽澎湃衝突蛇龍改穴堤障崩潰壤民廬宅其漸
死者無慮千百太守曰咨民匪秦越何辜斯人而
罹艱厄百川不播民何以穡相時度功備為區畫
發功告成士民胥悅自今日始歲其常獲豈寧民

裕亦以足國不有我侯吾其魚鱉遺愛
在人表之石碣物阜民安惟我侯之德
周伯殷龍

門洞記 龍門洞在長陽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
有水北流人於江兩岸夾天峭聳千仞惟

書分則見日繇江界褰裳躡衣而進數百步始至
洞所懸溜自崖端飛墜勢如垂練聲如震雷凡五

坎而至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仞而下瀨為潭其第五
坎為潭幽深莫測兩溪多嵌巖俗傳為輪蟻窟宅

怪石層疊乳水亂滴凝為鍾乳其下皆白石瑩潔
奕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而生鮮翠盤曲如

畫芝象有魚無鱗四足善登木食葉兩崖之巔皆
絕巘喬木蔽天人跡莫至其上多鳥魑文豹雉獾

刺豪矜羊人熊巨蛇毒蟒有鳥焉四足如瓜兩翼
如蝙蝠毳毛黃紫綠崖而上乃蒼而下曰飛生又

有怪鵙狸首肉肉斷箸使方而啣之呌名曰負板
遇之則凶宣德六年夏五月大旱縣尹趙君銓教

諭簡君載訓導周君嶽偕余入洞祈雨道流王愈
沈符于潭有雲氣從巖竇出拂巖岐而上至于崖

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自若余輩即冒雨出
洞暨登舟雲氣滿山谷天地為之晦冥大雨連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五

乃止田疇既足稿苗勃興歲以大熟於乎荒巖絕
壑遂谷元湫有禱輒應乃能布其澍蘇旱災惠及
民物蓋神龍所潛然也天下之名山大川在祀典
者何限而求其靈應如斯者曾幾何哉予故記之
以告後之宦
遊于此者

沈慶重建冠萊公祠堂記

廟祀之設其來尚矣

見諸禮經則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况有功德于民者乎巴東邑有舊令宋丞相冠

萊公祠堂是乾道間縣尉王寧孫所建歲時致祭
水旱疾疫有禱輒應久而毀于兵燹與公所治秋

風白雲亭故址俱存距今邑治凡七八里許阻山
隔江非舟莫達民以祭禱為艱屢欲改建而工未

就景泰甲戌春予適按部至邑時鄰境猛虎為害
獨巴東無虞父老因相感歎進而請曰我公遺愛

在人迨今三百餘歲猶能捍衛是邦先時公遊壽
寧禪寺僧嘗預設供具以迎公怪而問故僧曰寺

崖有白鹿但公至必為之預鳴公試而驗之遂神
其地遷邑治于茲並構白鹿亭以為遊憩之所歲
久亭燬欲因遺址建公祠以便居人祀事敢以是
請余書而應曰公何惠愛之深及民之遠若是乎

若等亦可謂知報本之所自矣建之夫豈不宜衆聞而喜踴躍趨事不越月而祠訖工縣尹張淙伯僚屬復請爲記以志諸石夫以川嶽之氣全而孕公故生爲名臣歿爲神靈于以福國利民此理之常無足怪者間嘗閱公本傳自幼岐嶷年十六以父陷番上書行在辭色激昂太宗杖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一年第進士擢任巴東縣實太平興國中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六

諸境上戒家人必靡有他謂亦慚悔見諸言詞非有滄海之量疇克臻此是公雖受謗終不自明卒于南荒可哀也已其後李遵勗疏公平昔章奏仁宗上覽始見曲直復公爵位贈中書令謚萊國忠愍公諡葬洛陽過公安而向誓之枯竹復生民亦泣弔爲之立祠此非德動上天能如是乎祠倚學宮比舊有加不可無記以志歲月後爲迎神詞一闕以遺邦人俾歌以祀公其祠曰公神遊兮來帝所颯英靈兮蘇下土雷鼓鳴兮雲旗揚公陟降兮在庭戶齋生潔兮黍稷香庶歆享兮昭靈光讒誦滅兮悟君王謚贈加兮名愈彰諡歸葬兮自南荒誓竹生兮榮道傍興悲思兮感涕滂愛庭栢兮知甘棠建祠祀兮依崇

李沂壺亭記

忠孝堂西有隙地半畝許構八

合亭以象八荒題曰壺亭客造而問曰亭名壺何也清似玉壺水乎引壺觴以自酌乎慕方壺員嶠爲方外遊乎竒同子曰唯唯否否曾讀列仙傳乎汝南有翁縣壺藥肆市罷跳入壺中世人莫之見惟費長房見之於樓上異焉翁與俱入壺中玉堂佳麗甘旨盈衍飲畢而出授以道術世不知翁爲

一丈若縣壺然余日坐壺中雖無所謂佳麗其音香
以來日月幾升沉古今幾變換聖賢幾顯晦頽然
忘形骸渾爾汝齊得喪不知八荒之爲大茲亭之
爲小也處喧而境寂地僻而心遠宴然頽壺公故
以名吾亭客媿然笑曰微長房誰知壺中人迺記
微余問誰知壺亭微子誰爲壺中人迺記
重修三元橋樓記
樓之名楚者四而三元不與焉
狹其制也予謂黃鶴岳陽表飛
舞壯洞庭已耳仲宣樓紀作賦明清讌已耳傑構
名都故足與齊雲落星並傳若夫三元之建儗在
下邑制雜闐闐然而標昔賢之象俾後人則而象
之其義有進焉矣蓋是橋於唐爲永安宋以後一
易朱紫再易今名乃以文簡稱而樓其上則有別
駕王公始歲深頽廢民無所感興與何公合咸之明
年政無弗舉人和歲稔乃創斯樓而新之浹日落
成率師生觴其上萬姓環橋以觀酒一再行予爲
登邑人而颺言曰父老知賢侯新斯橋之意乎蓋
望人以司徒公之爲也維司徒式之隱德格天發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十七

祥厥後乃生文簡以異才掄三魁夫文簡不易爲
也若司徒公之行則固人人可勉者爾不觀之於
釣乎剖粒爲餌獨繭爲繒則所得者陽鱗耳若夫
合繩爲綸餌之疑肩則所引者盈車之魚彼夫于
間王槐皆能弋所獲於天而司徒公則得全全昌
者爾父老勉乎哉能自存心至於積行隨力所可
及慕仁強義無求人知則子孫必有興焉者矣報
寧或爽歟今試與升樓以望彼迤然而深秀者非
潛山乎是文簡之所藏息也近眺書臺風霏月映
當年伊唔聲猶忽忽在耳截然啐喋者相山也比
執政之日峻節端亮壁立千仞殆如是邪俯視惠
安直蟻子封耳詩曰高山仰止父老於此能無所
慨慕於中也邪慕於中將則而象之勉其所可爲
以俟乎不可爲天表之應猶昔也予用是知賢侯
之新斯樓不第昔之望雲物資遊覽者耳固爲成
育德興賢之大觀也夫侯聞言燕喜以小子善發
其志使引之
湛若水保釐堂題名記
惟節跨于四
大白而記之
永濟石巖以達於河南嵩盧浙川其南則自云洲
遠河均州以達於荆襄武昌其西則由房竹以達

西平利之境其北則由武陽盛水馬昌上津以
達山陽白河之境稽古憲皇廷臣集議若曰惟鄧
實四道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政令難及荆襄
安沔南陽漢中諸府流民嘯聚深峒窮谷古稱悍
剽健濶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徂茲劉石王李
作難殺掠我人民虔劉我官軍如兔之有穴此捕
之則彼出雖有智勇莫克濟乃遂立撫治都御史
居中以制四方承以府衛州縣為久安圖制曰可
於是凡所割隸悉屬撫治凡諸獄訟斯理錢穀斯
計兵甲斯飭士卒斯戢亂畧斯遏邊防斯脩城郭
斯修流離斯安悉聽撫治毋奪於諸路之巡撫越
自原公傑肇治於斯繼者凡三十二公爰及方岡
胡公東臯士民戴之胥與造於府廷而告曰惟我
胡公甫下車不遑朝夕安我士民勵我廉能作我
德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兵食閱我武藝寬
我逋負雖畢公保釐東郊何踰焉然自原以及戴
王諸公迄今未有題名則何以揚前烈懋勳於無
疆乎太守陳君雲松以告其泉子曰京師請記諸
保釐堂之石以垂遠其泉子曰保釐之旨冊命不
云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六

治維其時周公悲殷克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
陳有容克相厥中其戴王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
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乎時之用大矣
哉繼諸公者與時上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
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此固聖天子
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其將列于石者得無
同此

鄖陽府題名記

鄖陽古麋子之國昔為薊屬
為錫縣為鄖鄉縣為南豐州

尋復以為鄖縣地居萬山之叢路當三省之衝諸
路逋聚稍作梗乃勞王師廼剿乃捕平以復作及
都憲原公傑建厥議廼命開設鄖陽府治肇自成
化丁酉迄于辛丑乃五載落成內領鄖縣外轄上
津竹山竹谿鄖西房縣保康六縣之治外內聯絡
以控諸路于是向之梗化百萬之徒悉化為良民
嘉靖乙未盱眙陳君雲松來守之三年厥有成績
乃嘆曰郡無題名名氏無所考文獻罔所徵何以
為勸懲豈非郡之缺典歟乃寓書于南都曰鄖陽
自開郡設官五十有八載自知府吳遠以下十有
六人同知石海以下十有二人通判陳信以下十
五人推官劉芳以下八人未有題名罔所考徵以

為勸懲惟先生是圖將文諸石以垂示於後焉甘泉子曰夫所謂五十有一人者可改而知也曰其也賢某也不賢可考而知也某也廉子蓋益法其廉某也能于蓋益法其能某也為公正以表俗于蓋益法其公正某也愷悌為民父母子蓋益法其愷悌某也為貪懦子則惟貪懦之懲某也為私為表為酷為刻子則是懲是戒又將以是懲是法乎後之人也陳子聳然曰吾若為不賢後之人又將懲我矣吾身乎不自懲吾若為賢後之人又將法我矣吾身乎不自勵其泉子復之曰吾子昔嘗講于新泉領全好也舊矣其益修諸其身因貽乎後之人仁人之惠遠矣請歸以鑱諸石以告夫後之君子

茅瑞徵孝介先生祠記

孝介先生祠為邑人樊公立也先生兩為令民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九

節也孟之為貞矐也皆其友其門人所從而私謚之者也先生孝介名與實孚可無問而知其為樊公也按祀法非請於朝載在秩典不得立廟特祀今先生之賢表表梓里即已合祀鄉賢謂未盡也而先生又無子一女伶仃烝嘗幾廢如之何而昆弟能憇然也則雖朝典有待而聚族以專祠亦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之例也先生慕海忠介之為人其令商城抗中貴人開採事余過其地父老猶艷述之崑為吳望邑獨嚴事先生以為神君惜天不假年未竟其用然先生之伸于萬世者要為無忝忠介也已先生既歿之數月余叨命茲土其明年學使者元宰董公手書孝介先生祠為贈議子弟一人衣冠奉祀木果又三年戊申春王正月而先生祠成其弟玉衡輩數以記請始余習聞先生令吳擬赴官從受益焉而先生死矣每過其閭低回久之先生大節炳然既可師百世而其弟又能拮据以不死先生是皆可書也遂為之記先生諱玉衡字元之其宦政及它行詳志銘及傳余所記者周清重修譙樓記按房縣居萬山底先生之祠也歷五代無兵火之

憲自元以來四方流民爭聚迄國初房境草寇
發襄陽衛遣官軍勦捕間遂留守禦洪武十一年
創置千戶所越明年千戶李信以軍民日衆作息
無所警悟當城之中乃建譙樓歲久傾圮正德戊
寅春千戶計麟復新之徵予記樓廣三間高三丈
深如之四顧溪山環遠欄檻軒豁樓之新與軍政
俱新也斯可紀矣蓋譙者望也謂登高以望故美
麗之樓謂之麗譙世傳麗譙之樓魏武所造畫角
三弄曹子建所撰也今角聲之鳴鳴者所以警人
於昏曉之間使之感悟而有所懲創也又嘗觀李
衛公軍城及野營日出沒時鼓千過凡三百三十
爲一通鼓音止角聲動角十一聲爲一疊三鼓而
昏明畢角音之數與子建實符今房城重建斯樓
以施軍政以集軍事以出軍伍皆有關於大政豈
細故也哉若時際清平干戈不擾民物康阜登樓
覽勝咏歌乎聖化慶幸遭逢於太平之世不亦美
乎

韓應嵩夫子像塚記

塚在舊學廟基先是夫子

宰臣奏毀易以木主師儒不忍有司爲設蔀蔽之
萬曆元年遷學遂瘞像於舊址杪櫛樹下荆襄無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此樹生古鄧城南大數十圍高出城上永樂間知
縣王時中列鄧陽八景其一曰杪櫛夜月爲詩咏
之後其樹枯朽爲暴風所折有赤水流出其後復
生于夫子廟前未及百年其大與前樹同而楚幹
奇古如蒼崖翠壁皴皮參差如龍鱗蛇腹亭榭秀
拔如端人正士不可狎玩覆庇周匝如夏屋翬
秋月當空殘陽倒影如鋪金鏤玉不可勝原南北
遊人停驂艤舟相携攬不忍輒去始列夫子廟前
今爲夫子廟塚

王宗茂碎屏記

碎屏奚記焉記待

也熊予同年太僕鳳儀女適弟宗著早卒熊年二
十許遂矢志無他遺一子至九歲亦殤乃仰天哭
曰吾忍死至今者以幼兒也今復奪之何以生爲
以首觸地絕者數回衆多方釋之僅存視息由是
餌藥石事女紅捐華飾愈益歛束雖隔藩籬終年
不聞其聲余甚奇之蓋知其非涉智故乃其天性
然也先大夫寢疾屬予曰視熊婦立志堅汝輩當
豐其衣食俾無顧慮以畢其志方吾門之光也熊
氏伏於榻前曰此未亡人之常耳矧有大人之令
否者不敢見大人與大人之子於地下及先大夫

殞熊氏比他婦更痛又痛其夫且自痛耳予甚法
之其所以培養而安全之者無所不周自第卒以
迄今垂一紀人未敢有窺其心者居亡何有人焉
被酒辭涉改柯能聞之疑其人與兄善必爲兄白
夜呼數婢持杖擊其門曰汝爲兄猶未見量况于
人乎若不相聞不與此門俱存頃刻臆懼碎落殆
盡其兄雖百端自明弗解也予聞之且慍且慰慍
者以孀婦而暮夜擊人之門不知者其謂吾家何
慰者吾弟早逝未竟其施而婦一時發憤誓無二
心卽其操持與剖日斷肘者何殊凡問巷聞者莫
不哀而賢之予因扁其所居戶曰權獎熊氏貞節
之門次其委曰碎扉記權獎者有待之辭也碎扉
者直書其事也昔者禽息觸闌朱雲折檻史臣直
書之以爲天下後世鑑予於熊未可輒附於古之
賢哲然忠臣節婦其心同也心同故無嫌於迹之
異而况其迹之同乎語曰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
言謂其言之匪昵也予雖無所比數常從于大夫
之末列風紀之司亦勉策駑駘不敢自後於庸衆
則其說或有以爲可據
者俟夫好德者採焉

劉必達三烈祠記

聖人南
向治大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者死生之交轉盼之頃有
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此在綦筭尤難之予髮未燥
時昔聞吾鄉有三烈云當時聞於朝立之坊顏其
廬就蜀里祀未已也又表其墓祠于吾邑至今祀
春秋不衰楊侯聞其事而嘉之庀材鳩工拓故宇
新之又廣其祭田增其公費請於學使者衣冠其
子孫以供駿奔之役祠事大備於是語予曰斯三
烈也余僉憲碑之郭司馬青螺辭之李宗伯本寧
記之今者起故維新大史其詞焉予瞿然曰我侯
風教之旨得推而衍之可乎易風自火出曰家人
利女貞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公宮之教後世
無聞胡以任氏一家婦從夫子從毋弟從兄矢死
靡它各率其真處變而不失常若此哉蓋其先光
祿廷尉皆言物行恒刑于率先故當粹然時敬其
身不顧其死若此也觀者以爲難而三烈甘之固
有同赴江則快不赴不同則不快者顧其心所安
也當時聞者䟽其事則快表其墓則快旌其門顏
其閭則快數世而後直令涕者哀笑者戚行者佳
坐者起則豈非人心慕義無窮而事之有關教化
者哉斯舉也其從人心所不容已提挈而軌物之

哉蜀楚之間庶幾有漢廣之風乎昔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已禮樂從人道出也實與我侯風教之旨互相發焉祠

袁國臣清田記

田若干孫某奉祀得備書諸澗石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常業田與稅埒焉率土皆然吾潛地方百里稅僅以萬計茲云不清而復清者謂之何蓋潛之爲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雖弊也久矣前令歲更代易比至邑故不悉又無籍可稽咸承訛襲舛濫觴獄訟而國計之逋民用之謂日甚焉且潛爲興邸湯沐故無城當路移文城之爲保障而疲瘵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猶然據賦稅額數而坐派焉意謂親於吾身可幸免夫淄及矣其如民何頃明山朱侯至府視事諸司築城之檄星馳告急侯召見父老問財力所出狀父老具告前議且刺刺稱不便侯曰公家一切緩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何者不倚辦田稅乃潛之民田者不稅稅者不田若此竊慮溝中瘠罔所蘇息復執此爲勿亟之役是窶人枵腹責以肩重鮮不仆矣顧成案已具勿庸議城且議田稅於是決筴當路請清之旣得請乃屬部下民令曰爾惟彼疆之正毋爾越越者有罰又令曰爾惟自報之悉毋爾隱隱者有罰又令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時炎暑暴行赤日中未始有厭亡何恣睢者流鑠金之口道途騰沸蓋撓之也侯曰吾自信無他已耳安能快彼羣囂以魚肉我民哉晝夜矻矻手持田稅大較而哀益其間他如陂池林莽稍從寬等漁課籽粒不失舊額以萬曆丁丑十月而計籍告成侯于是按其籍行之匪直財力適均城成不日而獄訟斬然息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頌說平治若重覩高皇時也嗟乎如侯者難哉難哉今之人抵掌而計天下無難爲者及當事變紛綸首尾牽制靡不逡巡卻步爲自全計乃侯百年積弊與民更始羣射四至一不爲動如砥柱然要之不以見定才與誠合爾不然幾何而不爲所中格哉

夫率舊無過循故遠非一恒人多事以趨赫赫者邪弊則掃而君子朝夕修之以保有終豈惟潛民之休哉

區懷瑞

青谿秀壁山記

臨沮西有青谿秀壁其地入遠里每於城北延眺高峰插天翡翠若竦若踞不可方物幽異瑰瑋之荆州記足令神往其於玉泉屬探奇士每窮究焉出玉陽湖石齒齒皆枯礪也沿谿西行越小軟厓壘嶂空綠點點常撲馬首勿盪少海始信玉陽西北山谿別山轉幽峭行三里有石橋則青噴薄如雷聽泉數里涼沁神骨又寺縱栝數十圍皆百年物佛廬東泉竇甚夥皆石壁下迸如湧雪淙斛水之色聲氣味與人相宜不知小修游記以為水色正碧舉凡水纔見一端其味淡而不其平而不派潛鱗不混其氣四時皆秋或激

辦矣侯豈好之耳所願後境去玉陽三十片若挹若注述異記與盛弘卓相接徑遂相西北為乾谿白嶺出玉陽境則如千層碧浪汨世界路轉紆仄注沮東出也聲數里入青鷄古為古方丈西有沸之勢何但萬從何置品而袁皆不得其形似列盤蠅蛭不腥石縫或迸沙礫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跳波散沫恒高數尺渟碧千餘畝澎湃千狀袁志皆未逮也又西龍女祠祠左方上為卧雲洞即雲光法師寫經處又上有大士洞桃花洞循青谿西數麓更越高嶺從嶺下得幽礪蹴踏履屐石稜每胷衣袂人行礪底兩厓烟屏霧磴恠藤引蔓古木垂膠丹翠斑駁乍開乍合真應接不暇左右多結道士精廬今惟雲鳥逢迎即野衲不可得曲折數里始達鬼谷洞扉戶丈許兩壁及洞底恒作波浪紋洞口祀鬼谷子轉入百餘武苔衣渟滑凡十餘折約里許穹窿處時窺天一隙蝙蝠大如正驚炬往來如織又折而入有石田石潭有方廣石如碁秤遊者或得黑白碁子是行也得青谿龍湫足消煩暑郢地鮮巖壑得石竇如甕臙纔容儿案便詫奇絕或加椎鑿而鬼谷窈窕隱深鬼斧不施天巧自然狙接蝟緣杳真無際百里內嵌空抗雲此為寡儔弘之所記不我欺也

龍膺倒水

巖記 倒水巖在甕子灘上龍家溪自北出截其流首臨水而巖有十二峯列馬石溪左第一巖為龜山捍流而前巖豁之半西距五十尺卜却為亦霞

摩壁立如削上多五色花下赤赫如霞綺籠蓋林
嶺如丹下有釣磯石又小却為鐵壁巖壁與霞嶂
等顧其色鷲如鐵薜蘿蘭蒞濕翠欲流又小却為
仙蛻巖巖勢更高廣逶迤上鑿石室者十內一室
藏黃腸者五舊傳為沉香棺舟人有以竿攫其上
者雷輒震怒甚霧異云巖麓一峯空洞垂雙孔如
象鼻名象鼻巖又小却為龍池峯峯左懸一道如
鐵如劍草木不生為龍挂鱗甲處俗名龍磨石峯
頂有池注泉四時不涸上聯峙一峯圓頂而秀亭
亭葱蔚直干雲霄下環臥一石如掉尾伸足翔翼
宛聯翮鳳翥狀合名曰鳳翥峯峯脊橫峙一巒中
出蜿蜒下垂如乳又如蓮房凹處形如却却月乘以
三臺恍畫稜相次予開一徑巍崩遙蒨築讀書臺
其上山曰臥龍臺曰萬壑兩腋下各一洞左飛瀑
湲澗不斲名曰龍湫是為隱公洞右洞如壺名玉
壺洞洞之上有一峯與鳳翥龍池對峙而蹲伏其前
狀若稽首然名虎拜石石上三峯其一支幹宛若
具體實以中亘為心腹左右竦為肩臂云虎拜下
西折有石如梁又如馬俗名馬石下環谿水即以此
名繇馬石西折而北行篠簜中歷菴而東長巖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

十四

橫亘千尺有石室者三中為伏波洞左為欽山洞
又東折兩峰來束清泉濺濺下流石徑一綫歷層
磴坎壘而上為紫竹灣有石壁如鐵四時垂異花
種種爭妍莫可辨識陟其高阜處壁愈盤紆結曲
如圍雲構自然豈假匠石俗名甕城余更名小金
剛輪圍山而閣其上曰蓋香幢閣歷閣而上為方
臺繇臺陟而上沿石壁行得東西巖相望各闢方
丈恍絕塵世繇輪山出東折而北為紫霞繇巖歷
嶺而上為雪峰巖巖花如雪垂紅蘭赤荔如畫下
有洞洞右一石如筍名玉筍石左一峰翠崒干霄
勢甚奇秀下有花池池下為芙蓉澗繇澗西折而
上為象巖與師子峰對峙歷象巖而上為巖頭山
下有洞圓明弘瀋四山委合如列屏曰聖珠洞宅
象山之申靈勝為最登高四眺則傑然如華蓋而
特者為天柱巖然如我冠而挺者為丈人巖然如
負宸而拱者為玉屏巖然如戴角而斑者為元鹿
皆踞其北溪以南肅然如列鼎而揖者為玉案巖
然如鐘鏞而插者為金臺巖然如畫奎壁而聳者
為卓筆其他前後如車如馬如璋如珪如劍如
如鐘如旌如金甌銀榜者不可勝紀總命曰百

峰以諸峯環侍天柱丈人巖若兒孫遙拱羅拜
下繇伏波洞南下為苾羅菴門向西入北折為
馱殿歷階而上為大士閣閣背為僧寮為靜室又
東折攀巖而上倚石洞為閣供元帝實白雖陽公
創之洞著雒陽遺像焉門額源陽仙隱諸書先計
部元扈公手澤也茲山神奇霽秀不知闢之何代
何人第傳漢時馬文淵南征曾避暑於此故石室
祠貌焉而仙蛻長留豐霽阿護此尤其異者湖馬
石而上水涯浮一石如舟如柱已為穿石巖又湖
而上為青湘為仙人兩谿已而為水心巖下為漁
網谿奇絕幽勝夫溪與洞皆以漁以仙名當是所
稱避世漁郎皆神仙流耳後乃訛漁為餘不舛乎
釋家指十仙為外道猥以餘仙名寺尤舛村舊名
苾羅今以苾羅名菴取其近似且從佛也余足跡
半宇內各山恒謂太華峭削馬宕幻巧崆峒幽嶠
黃山靈峻白岳奇詭太和雄麗九華葱蒨金山孤
絕然皆以石勝而皆病無水唯金山扼長江注南
冷為勝復孤立無侶遊覽易窮孰與茲山以青瑤
翠珉為骨以丹霞蒼靄為姿以琪花珠樹為裾以
沅流谿水為帶俯仰顧眺駢矚不能周蒐彌躋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五

繭足不能竟而又雲根拔地罔所依憑砥柱狂瀾
曾不譎靡其石之溫潤光澤苔弗生處如墨如鏡
可鑿可磨攢列如星可綸可席泉清冽如白玉漿
可飲可濯溪與朗渚接可往可來山霽備以待我
往予拮据塞上濫蒙上賚今幸歸老出為買山資
以志國恩於世世俾子子孫孫戴之與茲山並遠
吾友江伯通作買山說為予快前為山靈得予快
予亦自快其谿曰龍家屬吾舊里煙霞舊事如獲
永珠泉石溪山悉是吾籬落下物時垂芳餌坐狎
滄波時鼓木蘭臥看明月掃除諸障永保長齡羣
真與鄰千秋是宅此亦人外至樂也浮雲鐘鼎於
我何有哉客有問隱公者曰聞公負郭有隱園具
湖山之勝亦足自適何復爾爾予笑曰入林惟恐
不深耳吾園曰隱吾洞曰漁吾以一艇一竿逍遙
於浪即不能杖窮五岳亦何必塊處一丘為因為之記

胡克敬落帽臺記

荆自

山迤邐而來歷紀山之東南蜿蜒如游龍者曰龍
山而東盡於落帽臺參軍高致事以人傳而我輩
復登臨焉維時黃花應籜白雁驚秋謝灞迤以躋
攀撫軒楹而遙矚雲臺城郭珠貫川原近則陶

昭丘之彌接遠則吳會巴蜀之通連吾土之信並
固不止雲夢八九者矣江山勝蹟游目賞心而今
昔相視昔之君子感慨係之蓋有憂從中來不可
斷絕者予之生也已晚猶記數十年前君相以無
事爲福其民至老死不履城市而賢士大夫暨素
封隱逸輩選勝卜築於若山之阿若水之滑龍蒼
可蔭芳津可漱或耕鉤而獨徃或觴詠以公樂會
慶何必五岳哉近自秦晉洊饑妖氣流於豫楚吾
荆爲案行交錯之區四郊多壘屈指辛未至今十
有餘載而屢開掛鞬林園錯趾形外麗而神中瘳
處堂以嘻祀人竊爲惴惴自古亂離斯瘼市邑豺
虎菁叢虺蝮則無處問山深林密矣桓温以永和
興寧間都督荆梁萬年爲其叅軍是亦進退多故
之秋而晉代風流於茲不墜所謂江山有待非耶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每多秋興勿
負良辰陶潛盈把畢卓持螯任糕字之輕題解霜
裘以更換歸途數問又安計夫

張尚儒巴東連理

閣記

亦無從知之故雖有嘉植奇卉每混於品彙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一

儔伍之申必待積久而後見巴東縣丞後郎巴山
之麓有棗二株相離三尺許株各二幹中兩幹曲
向而上合生爲一余壬寅蒞茲土簿書期會未遑
游覽會大中丞趙公議遷是邑檄赴武昌往來籌
度吏事旁午未嘗足履其下越癸卯夏茶頭忽告
以棗之故余視之良然問之邑縉紳先生父老子
弟舉未之知問之邑博徐周兩君兩君愕然驚欣
然喜曰是各連理物之佳祥何以生此余喟然嘆
曰詩有之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佳木非勝地不
產守土者見巴之民生凋耗水火頻仍不思所以
修政補救率罪地脉徃徃議遷由今觀之棗之連
理而生地效靈矣於是白之中丞刺史乞仍舊額
報曰可而徐周兩君邑縉紳先生父老子弟咸謀
所以表其異各拾俸輸木負石鳩工建閣於棗之
傍兩踰月而閣成因以連理名焉先是有形家者
言縣治學宮俱本巴山之脉負陽面陰當於縣齋
之左背學宮之右肩建一高閣始足接高山之雄
壯泮壁之勢故閣遂按方而建廣十有二尺深如
之高十有六尺東面開牖南北爲際窻登是閣者
右瞰巴山千尋聳峙左瞰飛鳳山萬烟蒼翠俯視

江流浩淼風帆歷歷皆在睇眄之下而民生盛
登耗之故居然睹矣觸目激衷隨俗雅化奉法
理與民休息當必謀所以鎮撫巴民者斯一閣也
豈徒壯形勝表佳祥已哉嗟夫巴固楚下邑宋邀
萊公宰是時蓋在江北岸也南宋徙今治幾五六
百年於此其棗之連理不知生於今之何時歷官
茲土者不知經幾人巴之人往來其下者不知千
百數卒無一人知其異余任踰年始見之得徐周
兩君而始知其祥不亦異耶向使萌之芽之而人
知之則朝視暮撫生理不固安所得今日之茂且
孳也故珠藏玉韞物之珍異不易知也類若此不
易知而卒未始不可知謂之祥也亦宜因記連理
閣而漫

無名氏炎帝廟像服記

隨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

帝至今歲時水潦旱暵災沴病疢有禱焉輒應禽
鳥螻蟻至不敢近遊其廟民以此益尊畏之其廟
中偶土為帝像而首之形如牛自昔皇甫謐之徒
蓋嘗主此說甚矣傳之之訛也炎帝之見於書者
多矣易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禮曰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二十七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有子曰農此炎帝之見於禮
者也春秋左氏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
火名此炎帝之見於春秋者也易禮春秋之述炎
帝如此而已矣不聳其牛首也借使信然好志惟
者莫如左氏何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
荒忽寂寥樸質醇魯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
與禽獸類又况其聖人哉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
故名為神農牛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訛言因是
謂炎帝牛首此固非君子之所信則未知皇甫謐
之徒奚從而聞之也宣城楊侯之治隨最重神事
受政之始使屬官代謁廟下因視廟祠將治完之
而吏以像為告侯曰妄述古先以賣聖人此皇甫
謐之過也吾不可以不革即遣丁

俞劍溫泉記

隨

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山高而翠嶺星拱雲矗
綺縮綉錯林霞鳥霧聯嵐名種自巖谷委折而來
涔涔然有泉出焉不熱而溫泓渟洄流
注於一窪卉荒藜翳傾亞缺圯弘治戊午春正月
隨州太守李侯循行阡陌道經梅丘顧瞻形勝且
而奇之命鄉民趙信等除繁木刺輿草而得溫泉

脈規畫量度甃一。小池廣八尺深二丈引泉
而注之以爲洗塵之所池之上構一小亭覆之扁
曰溫泉泉之前又構屋三間以屏障之居者耽於
斯浴者憇於斯行者息於斯造化效奇至是始顯
夫地靈嗚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魯城沂水會稽
蘭亭不遇其人則勝跡湮鬱徒貽林澗之羞然則
是池之設豈專永泉之適歟抑川原之勝歟殆天
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其大也耶李侯各克
嗣字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弘治丁未進士惠澤洽
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
明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其一

闕士琦高靈洞記

事耳因書以記時是歲孟秋也
余以辛酉伏日至湯泉浴畢振衣彈冠穆然懷古
恍惚不自得將痛哭而返緩步溪上信脚遠近忽
至一處石壁橫削斜臨澗道壁間空窅有如天門
雖草樹蒙密猶可指數予心動曰此殊有異耶急
渡溪攝衣往看蓬蒿割面不可上乃反值山翁怪
問所來與理前說欣然荷鋤爲剪草導向正路指
余所見曰此高靈洞也洞自然弘整上如幕下如
簾三面皆白俯仰五十尺橫廣有加石乳縣結布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滿空處似僧衣數十摺將欲委地中一石如長柄
鏡倒掛其上大數圍曰各香羅童僕聽說拾石繫
之聲往控壁旋繞一室而去大約少姬新喉宮多
商少洞之右有清流從小門出門僅二尺巨石半
掩不至門者蓋不知中之幾千萬狀也門內沉黑
無所向燃炬數十尾行而進履趾相亂數十折得
堂房朗朗數間有世尊大士羅漢之屬四列石壁
位次陳設皆有意理如出人手其他珠連絲結浪
回雲從含吐萬象目察心敏亦不能記意天上蕊
珠海中鮪室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怪異也堂後
爲長灘灘水寒苦如三冬冰皴人肌肉湍流往復
作擊筑聲涉之去四五折爲十曲巖巖如屏籬下
有小口石亦錯出似數部兵甲人僅可橫入蛇行
蚓步頭與手足著地成五相顧失笑山翁言昔年
有竹王行路觀石門開闔信步入洞迷不得出見
星斗歷歷在巖壁間蓋此地又數步爲僊界坡坡
高數十尺中突旁殺石脂肥滑升降股慄如人身
上著足軟動不能已豈姪女氣索嬰兒聲息時亦
不能舍此爲乘飛駕浮之路耶既下數步有物高
五六尺狀如傳山上豐下削豐處正方旁有梯級

緣而上山翁曰此浴盤也泉沸出盤中有數十鐵符朱書大字在其上皆義陵澧陽諸郡歲旱汲泉取雨至此盤左石床一石枕一皆自然結成右去得瓊田十二溝勝儼然山翁曰居人以十二田占年豐儉首丘無水孟春旱次丘無水仲春旱他皆如之夫青精有粒石田無秋不知當時何爲作此狡獪踰田而西遂復如混沌未判劫火初寒時矣山翁云此去十里通赤霞洞糾岐窈墨神鬼雜處非撥水火食人所能至也惆悵而別余觀圖經所載神房阿閣瓊室璇居之屬要不能辨其有無倘有之亦如劉麟之之望石困往輒迷道張茂先之遇娜嬛欲賃住數日不可得耳其他僊洞石室散在人間者又似敗寮殘刹僅支坐臥何與人事若慈洞關室開堂循溪接巷穿田渡徑升陵降阿包孕萬形透迤十里而策欵擔簦可厲可揭乃數千年來人無知者高人待聘貞女不字似有所躊躇於氣運理數之外余獨何人發藏探穴爲之作偏也哉肥居士青鞋記云看青湘山水如讀秘書看穿石水心巖如讀項羽傳余謂遊高靈洞如閱金簡玉書僊符天篆真太白所謂其字乃上古讀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九

三

了不閑矣浴湯泉時魏無朋曰余服雄黃三年沐浴此水覺表裏融徹余以高靈傲之曰余非齊萬物了生死亦不能好勇信心犯睡龍僊犬之怒也出洞惟愕目三日不能合睫而爲之記同遊公安魏無朋里中彭念修嗣美凡三人